



高潮迭起引人入勝

畢飛宇著《青衣》讀後

陳徵毅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副教授

項自然而然的生理行為，迄今從事寫作二十年，認為對他而言，寫一部小說只需十五秒鐘，那差不多是靈感從腳底轟到頭頂的時間，當然接下來還需把腦中構想寫出來的能力，人生總擺脫不了命運的作弄，他在1995年生了一場大病，有一段時間中止寫作。

在《青衣》之前畢飛宇的小說可說不那麼寫實，他仍是以現代手法來書寫為多，就是不管時空，只著重人物內心動態，大概歸屬於意識流小說。有些甚至有語言實驗的性質。

✿ 本書特色

1. 敘事明快：畢飛宇的小說無論敘事內蘊的巧妙處理，對潛在人性的冷靜逼視，與敘事節奏的鋪陳都體認出一種輕盈而舒緩，豐沛而沈鬱的審美內涵，呈現出卡爾維諾所推崇的以輕取重的敘事智慧。

2. 善於描寫性愛：近年以來，由於佛洛伊德的神經衝動學說的倡導，使人改變對性的看法，本來一向被視為猥褻不值一寫的性，經佛洛伊德的解釋，增加了莊重的筆調，近代小說家對性心理性行為採取比較鄭重而非避而不寫的心態。

試看他的描寫：「床上的事，筱燕秋不大喜歡做，偶爾也有例外，某晚，她回到

青衣

畢飛宇著/九歌/9909
297頁/21公分/280元/平裝
ISBN 9789574447183/857

✿ 引 言

江蘇是個地靈人傑的好所在，近五十年來出過兩位國際知名大畫家——徐悲鴻與吳冠中，最近又出了一位享譽兩岸的作家——畢飛宇，前二者為宜興人，後者為興化人。

他從事寫作二十年，是大陸文壇的常勝軍，曾獲小說月報百花獎、魯迅文學獎、小說選刊優秀小說獎、首屆中國小說學會獎、九屆莊重文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獎、2003年與莫言、蘇童等人同獲新世紀十大小說獎、及臺灣《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年度好書獎。

✿ 作者傳略

畢飛宇係于1964年出生在江蘇興化，現任雜誌編輯。童年時代在鄉村度過，1979年隨父獲得平反而返城，1983年進入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1987年應聘任教于南京特教師院達五年之久，在百無聊賴中發揮潛藏在血液中的本能，開始執筆寫作，他認為寫作是一

自己的臥室，一溜煙功夫就鑽進了被窩，再後來筱燕秋從被窩裡伸出一隻胳膊，五根手指掛在那兒，筱燕秋對面瓜說：『面瓜，來』，這晚上的筱燕秋近乎浪蕩，恣意地翻捲、顛簸。」（頁252），一向矜持的筱燕秋也有浪漫的一面，昔人有云：「食色性也」良有以也。

再看〈家裡亂了〉的男主角苟泉，與乃妻樂果結婚數年後宣告分房，晚上把棉被搬到沙發上，早晨再搬回。某日他覺得夫妻反目成仇終非合宜之計，決意向乃妻樂果投降並講和，苟泉慌得厲害，拉開門，門半閉著，沒有上鎖，這讓他又開心又絕望，又欣喜又憤怒，他走到床邊，伸手不見五指，完全依靠對家庭的空間經驗摸到了床邊，床上沒有動靜，樂果早就在那裡猛烈喘息了，苟泉爬上去，做賊一樣偷自己的老婆，他們身體接觸的剎那雙方感覺都好，是新婚的五十倍。（頁60）。

3. 人物性格鮮明：好的小說都是在展開情節的同時，顯示人物的性格，因此你在讀一本作品時，便需一面追隨情節的發展，一面勿忘去發現作者刻劃人物性格的手段。究竟人物是否寫得生動逼真，成為個別的人物而非僅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化的符號，這些人物的對話是否貼切自然，如果這些人物確能使人有栩栩如生之感原因在那裡；要多記多想，不要認為能發現出這個人物真是寫活了就算滿意，一定要找出他「寫活了」的方法來，記得越多對你日後的寫作用處越大。試看本書中的人物：

（1）任性型：樂果的脾氣說發就發，沒有閃電沒有雷鳴，走得好好的，她的臉說

拉下來就會拉下來，苟泉跟在後面找不出原因。除了上床和接吻，她都有生氣的理由。（引自〈家裡亂了〉，頁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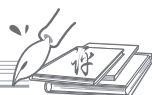
（2）自卑型：「我」是一個裝腔作勢的傢伙，「我」還是一個色厲內荏的傢伙，一句話在女人面前「我」是空心蘿蔔。（引自〈睜大眼睛睡覺〉，頁208）。

（3）權威型：大龍頭只熱衷女人與麻將，這兩樣都是絕對自我的集體活動，它們是利己的同時也是不甘寂寞的。他很重義氣，曾掏腰包招待「我」逛二次酒吧。（引自〈睜大眼睛睡覺〉，頁223）。

（4）淑女型：春來天生就是一個女人，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一個風情萬種的女人，一個風月無邊的女人；看你一眼就讓你百結愁腸的女人，這不是早熟而是與生俱來，她在夏天就步入青衣的黃金年段，身段該有的都有，該沒的都沒，腰肢裡流蕩著一股天成婀娜態，風流態。（引自〈青衣〉，頁263）。

（5）得過且過型：〈家裡亂了〉的男主角名字取得好，苟泉頗有苟全性命于亂世的味道，苟泉明知乃妻樂果與羅倫薩歌舞廳總經理馬扁在其轎車中偷過一次情，言明要對她大審訊，可是一天過了又一天，並沒追究，最後一次週五一早就帶著女兒出外散心，聽任樂果在家清掃房間，明明與乃妻分居，卻又在半夜偷偷上床與之合歡，顯示對乃妻的敗德行徑已不予追究，他的處世原則是得饒人處且饒人。

（6）慷慨型：「我」兩次探望小三子，第二次去她傷心地坐在床上，抱著自己的膝蓋，對著地板目不轉睛，滿眼都是淚光。臨走前，她從錢包抽出兩張百元現鈔，丟在了



床上。後來又抽了兩張，小三子說：「今天該付帳的應該是我」、小三子說：「我們清了，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小三子在出門之前對「我」說：「你沒那個命，你不該做這種事。」（引自〈睜大眼睛睡覺〉，頁227）。

（7）紳士型：馬扁一身藏青色西服，大背頭上抹了摩絲，雙手插在西服的褲兜裡，站在歌舞廳門口半像生意人半像書生。（引自〈家裡亂了〉，頁17）。

4. 最奇特的情節：中短篇小說猶如獨幕劇，總以一氣呵成爲宜，使讀者維持從開頭到終篇的緊張之感，使作品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短篇小說的高潮，應儘可能地放在結尾。本書第四節〈睜大眼睛睡覺〉，全文四萬字，故事情節最爲詭異而離奇，最後馬杆將「我」的雙手和腦袋切割下來，放入塑膠口袋裡，而「我」仍能聽到聲音，簡直是一篇科幻小說。又像聊齋誌異的類型。

此篇之所以取名爲〈睜大眼睛睡覺〉，文中有一段描述，似爲伏筆，他寫道：「我關燈她卻打開，再關一次再一次打開，拼命忍住自己和她（小三子）爭奪牆上開關，在『我』忍無可忍的節骨眼上，小三子卻把自己敞開了，她無比精妙地引『我』手把手肺貼肺，她是大師，『我』的攻擊由表象而本質，由呻吟而呼喊，我們在重複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這是快樂大聯歡，狂歡總動員。」

至於結局爲何？馬杆原是「我」的好兄弟，又曾被「我」救了一條命，爲何要如此恩將仇報，書中也洩露一些訊息，拈出此一事件的前因後果：馬杆的記憶好得驚人，當

初讀書時他就是同學中的狀元——大小考總得第一。

他曾對我說：我一直恨你，自從你救了我的命，這世界上我最怕見到的人就是你，又說：我覺得在你面前抬不起頭來，你救我之後，我最害怕的是你，每一張試卷的最後一道考題都不敢做，生怕考到你的前面去，可能你不領我情，初一二學期剛滿，我去求我媽，再也不能待在那個學校，再也不想見你了。

5. 最悲壯的結局：中短篇小說的結尾，妙在適可而止，留下有餘不盡的回味，看名作的結尾，可以幫你理解，應該寫到什麼時候打住才最爲妥當。

本篇在結局大有探討之餘地，筱燕秋獨步在大雪中的馬路上自己數起板眼舞動行笛，自唱二簧慢板轉流水轉高腔，邊舞邊唱用盡氣力，而人們見到她的褲管已有血滴，滴在燈光下全是黑色，落在雪地上變成一個又一個黑色窟窿，是否她患了血崩，如不施予急救，是否當晚就會命喪黃泉？另一方面，既然年輕青衣春來已來接棒，筱燕秋因看病之後睡過頭，錯過登臺時刻，大勢已去，就此告別舞臺，又何須在劇場外再做非正式的表演，未免太不識大體。

據畢飛宇說〈青衣〉一篇，早在1999年就開始醞釀，世紀末正是中國人翹首以盼的時刻，筱燕秋是中國人的代表，從她的表現可以體會到中國人的尊嚴。

此次事件由於新進青衣春來有意離開劇團前往電視臺當節目主持人，筱燕秋極力反對，團長喬炳章認爲年輕人想走，主要擔心上不了戲，看不到前途，要求筱燕秋與春

來公演「奔月」時各演一半，無巧不巧的是四十二天前她與丈夫面瓜恣意行房，懷了孕卻又流產，至今仍頻頻流血，開演前，一面要化妝，一面打點滴，結果睡過頭。她體會到當一個人看出事態的嚴重性時，事態往往已超出當事人的認知程度。

喬團長要求她與春來各演一半，她對自己的身體沒有把握，她演嫦娥在服藥之後有一段快板唱腔，快板下又有一段水袖舞，在在都靠力量，她五天前才流產，失血過多，恐難勝任，果然因打點滴錯過表演時間，萬念俱灰之下走出劇院門口作非正式演出，而血塊不斷墜下，是否傷身，尚在未定之天。

✿ 小瑕疵

1. 題目有待商榷：第一篇〈家裡亂了〉因樂果兼差上歌舞廳唱歌，搭上總經理馬扁，由於公安臨檢公開於電視，使其夫苟泉顏面盡失造成大風波，題目似有過早洩露情節之嫌。改為「兼差」似較合宜。〈哥倆好〉似為道上用語，不如改用「兄弟倆」或「兩兄弟」為宜。〈睜大眼睛睡覺〉最後結局，「我」被老友馬杆砍掉腦袋和雙手放進塑膠口袋，馬某恩將仇報為本篇主題，似宜改為「恩與仇」或「所託非人」或「救人不如救蟲」。

2. 大龍頭兩度招待「我」去逛酒吧，實則一般人私底下鮮少作此種招待，招待逛酒吧大多行之於官商之間的變相賄賂，而出之以逛酒吧，已遊走法律邊緣。

3. 樂果與羅倫薩歌舞廳總經理馬扁，相見兩次就搭其轎車，共享魚水之歡，事先全無心理轉折，比如馬扁之女馬怡靜就在樂果

的班上，難道不怕走露風聲，壞了大事。夫妻倆都當教師難道不夠開銷嗎？為何還要出賣肉體去兼差？不怕敗壞家聲嗎？

而青衣筱燕秋，與老闆上床之前，有無考慮其後果，有無想到會否不傷及菊壇令譽。

4. 〈哥倆好〉一篇中，當弟弟圖北將女友帶回家時為乃兄圖南撞見，乃兄摑以耳光，照理歡迎都來不及，何可如此霸道，乃弟又不是幼兒，何可如此凌辱，全係受到「國用大臣家用長子」觀念的貽害，無怪乎乃弟師大畢業後羽毛丰满便與其分道揚鑣。

✿ 結語

據悉畢先生寫作時常喜在書房牆上畫出小說場景和人物圖，感覺好像大師在指揮一樣，與宋人王安石寫完一首詩必貼於牆上朗誦，終能寫出「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名句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書五篇中，或為中篇或為短篇，小說應注意其作品效果是否統一，如中央趣味線的保持，時間空間的一致，某一突出人物的一貫描寫，以及通篇的首尾呼應。在〈睜大眼睛睡覺〉一篇中，大龍頭那麼講義氣，而馬杆卻恩將仇報將救過他一命的「我」截肢砍頭簡直禽獸不如，中心思想是否不一致，有待商榷，而〈青衣〉一篇時距相隔二十年，應兼採順敘、夾敘以及回顧，由人物對話中展示過去發生之事實，予以補救。

讀罷《青衣》，畢飛宇不愧被譽為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他所寫的不是女性在反對壓迫，不是爭取女權，而是人權。